

· 外国文艺 · 内部资料 ·

摘译



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

6

1975 · ZHAI YI ·

摘 译

(外国文艺)

1975年第6期(总第17期)

《摘译》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6 字数135,000

1975年10月第1版 1975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71·523 定价: 0.47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在“HTP”的掩盖下

——苏修社会生活面面观之三

..... 上海电机厂五·一工科大学文科班、范毅平 (1)

小评论一组(五篇) (11)

明天的天气(话剧剧本)..... (19)

实习生(中篇小说·选译) (88)

普通的一个月(长篇小说·梗概) (117)

托洛契的白房子(短篇小说·简介)..... (137)

劳动过程所构成的(评论文章·节译)..... (145)

绕赤道一百圈(小品文) (166)

资料 苏修叛徒集团鼓吹“科技革命时代”的言论辑录

..... (172)

苏修文艺动态(3则) (175)

《水浒》在国外..... (177)

在“HTP”的掩盖下

——苏修社会生活面面观之三

上海电机厂五·一工人大学文科班、范毅平

“在这里参加工作的每个人都知道，对我们的国家来说，‘HTP’三个字母是意味着什么——科学技术革命。我们向这些字母祈求，我们顶礼膜拜，而且叩头叩得头破血流。”这是苏修剧本《明天的天气》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汽车厂机械装备分厂经理拉夫洛夫的一段话，也是苏修统治集团近几年来天天挂在嘴上的一个调门。苏修二十四大以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宣称，他们已经进入了“科技革命的时代”，他们面临的唯一的“历史任务”就是进行科技革命，建立所谓“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一旦这个任务完成，苏联就可以由“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鼓吹“科技革命”的目的何在？本期《摘译》发表的几篇苏修文学作品多少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点问题。

什么是“科技革命的时代”？据说这是一个没有阶级对立、没有“对保持腐朽过时的经济关系有着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推动历史前进的已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所谓“科学技术革命”了。也就是说，生产关系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不复存在。剧本《明天的天气》就是企图描绘

这个“时代”的具体图画。它写的是一家大型汽车厂，这个厂被称做“科技革命”的“先驱”，因而也集中地体现了所谓“科技革命时代”的“时代精神”。什么精神？总输送带车间的大幅标语上赫然写着，曰：“技术统治一切”，“技术王国”。

“技术统治一切”？乍一看，有点象。厂里的人们都围绕着总输送带转，工厂的头头们都是各种各样的“技术专家”：“技术之神”、“经济之神”、“组织之神”，这些人一个个把“HTP”三个字母顶在头上，尊为“上帝”，宣称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是遵从这个“上帝”的旨意。但是，分析一下站在总输送带周围的人们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发现所谓“技术统治一切”只是一种假象。

站在总输送带周围的有两部分人：以总厂长伏洛兴为首的工厂头头们在输送带上操作的工人们。这两部分人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完全不同。前一部分人以伏洛兴为中心，上下呼应、互相配合，组成了一部完整的机器，一条通达至工厂各个部分的权力输送带，指挥一切，操纵一切。后一部分人却只能围着总输送带转，作机器的附属品。女工索波列娃想对厂里的生产提点意见，不行。人家对她说：“你是个女工，走，干活去，车螺帽去”。为什么伏洛兴们和工人们在工厂中的地位和权力如此不同？是“科技革命”这个“上帝”的旨意吗？伏洛兴们是这样说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伏洛兴们并不是“HTP”的代表，也不是什么技术的化身，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属于一定的社会集团，一定的阶级。这些人头顶共产党员称号，身披社会主义外衣，脖子上还挂着“技术专家”的招牌，但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却说明他们决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所以有权指挥一切，因为他们掌握着生产资料，他们与广大工人的关系是一种雇佣被雇佣的关系，劳动力的

买卖关系。这种关系在拉夫洛夫对待柯席尔的态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和露骨。柯席尔，这个有着“电子控制式”双手的调整工，为了与年迈的母亲住在一起，向工厂要求一间住宅，遭到了经理拉夫洛夫的粗暴拒绝。可是仅仅过了几分钟，总输送带出了毛病，只有柯席尔能修复；这时拉夫洛夫便立即抓起播话筒，要柯席尔回去修理机器，并且答应给一套两个房间的住宅。拉夫洛夫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任何不安，好象完全忘记了几分钟以前发生的事。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忘，他所以如此心安理得，是因为他十分明确他与柯席尔之间的关系就是买与卖。刚才不需要你，不想出高价，现在急需你，就花大价钱，买卖公平，银货两讫，再妥当不过了。《明天的天气》的作者还想掩盖一下这种关系的实质，他让柯席尔修好机器以后，为了“尊重自己”拒绝了拉夫洛夫的挽留而离职他去。作者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让人相信，拉夫洛夫和柯席尔在根本利益上还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弄巧成拙，反而更加暴露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实质，说明工人在这种制度下仅有的一点自由就是决定把劳动力出卖给谁。

没有对立的阶级吗？没有“对保持腐朽过时的经济关系有着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吗？假的。所谓“技术统治一切”，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一切；所谓“技术王国”，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工人群众实行专政的王国。这就是“HTP”三个字母掩盖下的第一个事实。

有阶级就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在所谓“技术王国”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根本不可能是什么“科技革命”的问题，而只能是生产关系的问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伏洛兴的汽车厂里的情况说明这一点，《普通的一个月》和《实习生》里所描写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伏洛兴的汽车厂由于配件奇缺，

总输送带常常停顿；《普通的一个月》里的那个地质勘探仪器厂月月完不成计划，靠弄虚作假，骗取奖金；《实习生》中的机器制造厂每月生产任务的百分之六十要靠月底的几天突击完成。总之，一片混乱，矛盾重重。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几篇作品都写到那是由于工人的酗酒、旷工、对生产漠不关心和工厂的头头们只顾赚钱而不顾质量造成的。但是谁也不敢承认，这是生产关系的问题，这里反映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

但是问题的性质明摆着，不承认是不行的。为什么苏联工人在列宁领导下能够忘我劳动，在忍饥挨饿的日子里能够“克服极大的困难，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设法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而在今天的表现却恰恰相反呢？《普通的一个月》中的几个“革新者”说，这是“技术发展”的结果。说什么随着“技术的发展”，“工人越来越明显地分化成两个部分”：“积极部分”和“消极部分”。这“消极部分”的工人懒于动脑筋，在学校时技术成绩不好，在工厂便“整天借酒浇愁，用厚颜无耻、不问政治和吹毛求疵来掩饰自己”。这完全是自欺欺人。《明天的天气》里有一个被当做落后工人描写的罗曼诺夫，他对通过什么技术考核根本不感兴趣，是因为懒吗？不是，因为他根本不想为工厂头头们卖命。他说得好，自己只要“做完一个月的定额，请允许我签名领工资”，至于第五十万辆汽车能否按时装成，“让他们头疼去，关我们什么事呢？”《托洛契的白房子》里有一个工人叫穆拉什科，他也属于“消极部分”吧。他在加工铸件时只挑容易加工的做，而把难做的留下甚至扔进废料堆。是怕动脑子吗？不是。他的技术是小组第一名，他所以要这样做，只是为了多拿计件工资。至于在《实习生》里，工人们常常旷工，或者在上班的时候喝酒、聊天，更不是什么技术发展的结果，连总工程师

都承认，他们都有着高超的手艺，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代替的。那末问题在哪里？问题只能从生产关系中去寻找，从现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压迫中去寻找。自从赫鲁晓夫上台至今，在苏联社会上的确发生了愈来愈尖锐的阶级分化：形形色色的新资产阶级及其在政治上的代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这种阶级分化使工人从国家的主人、工厂企业的主人变成被压迫被奴役的阶级，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这还不算，资产阶级为了增殖资本，想尽办法从他们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使工人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在《明天的天气》和《实习生》里，我们都看到工厂主怎样为了自己捞到更多的利润而强迫和诱骗工人延长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已经复辟了的苏联，工厂的生产任务完不成，这本来只是工厂主们的事情，只会影响他们的前途和收入。但是厂主们却一定要把损失转嫁给工人，要工人用血汗去“救”他们，要工人做夜班，搞突击。工人们被搞得精疲力尽，工人们被剥夺了一切。回家不成，谈恋爱不成，读书学习也不成。“资本家不仅占有工人的全部在厂里工作的时间，而且他们还想剥夺掉工人的任何意志，一切与工厂无关的兴趣和思想”。生产关系变了，劳动对工人的意义也就变了，工人对劳动的态度当然也要变。现在劳动对工人来说再也不是崇高而愉快的了，而只是“挣钱的方法，挣钱使他能吃饭、喝酒、睡觉。”因此工人只能是为挣钱而工作，并且象穆拉什科那样想办法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那里多拿些工资。为了不让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从自己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为了反对残酷的政治压迫，他们还要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斗争。怠工、旷工只是这种斗争的比较消极的形式，工人阶级的更积极、更激烈的斗争，苏修文学作品是不敢表现的，但是在苏联现实生活中，它却是存在着、发展着。

工人怠工、旷工的根子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头头们弄虚作假，互相欺骗，根子同样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妨从《普通的一个月》中的格梅略谈起。格梅略是地质勘探仪器厂的销售科长。他为了完成工厂产量和销售指标、获得超额奖金，常常弄虚作假，把没装好的仪器当做成品装进仓库，把次品充好货卖出去，把滞销产品与畅销产品搭在一起出卖。只要货物一出门，无论出了什么问题，他都概不负责，弄得用户叫苦连天，不是退货就是索赔。对于格梅略，有人称赞他给工厂带来利益，有人却骂他是骗子手，说他违背了“国家”即总资本家的利益。其实这两方面在格梅略身上是统一的。正如列宁所说：“富人和骗子是一枚奖章的两面”，格梅略所以能给企业带来利益，使自己分到更多的奖金，就是依靠欺骗的手段与其他企业进行商业上的竞争，损害其他企业的利益。那末，把格梅略除掉就行了？不，格梅略的同事、总工程师格列可夫说，格梅略是“环境”的产物。什么环境的产物呢？格列可夫不敢讲。其实很明白，格梅略是以获取利润为唯一目的的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方式的产物，是企业之间资本主义竞争的产物，也是最近几年勃列日涅夫推行的“新经济体制”的产物。因此，在今天的苏修社会里，格梅略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現象，所有苏修工厂企业的统治者们统统是格梅略，是一些大小不一、型号不同的格梅略。伏洛兴就也是一个格梅略。他为了追求更大利润，拚命提高汽车产量而不愿意提供其他厂需要的产品，更不愿意生产日用品。而且还要设法证明“汽车就是日用品”，就是说与格梅略一样不择手段。伏洛兴手下的人也都是格梅略。比如阿尔罕盖尔斯基，这个人在和美国人谈生意的时候，所采取的手段比格梅略还要“高明”。讨价还价自不必说，最后竟施出一个古往今来商业史上没见过的绝招，同美国人丢银币看是字是面来定价钱，结果以便宜价格买到一

批急需的原料，受到伏洛兴和“部里”的赞赏。就是这样，资本主义竞争不断产生着格梅略，格梅略们之间又不断地竞争和互相欺骗，使整个社会生产陷入难以控制的混乱之中。

这些情况说明，在今天的苏修社会中，不仅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且已经发展到相当尖锐的地步。这种矛盾既表现为无产阶级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又表现为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生产力的桎梏”。这便是“HTP”三个字母掩盖下的第二个事实。

面临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如此尖锐的矛盾，苏修统治集团当然要寻找出路。出路何在？他们说在“科技革命”。勃列日涅夫说，“目前在经济方面，我们没有比实现科学技术革命更为重要的事了”。言下之意是，他们将依靠“科技革命”来摆脱困境，用发展生产力来解决生产关系中的问题。但这只是表面文章，信不得。只抓“科技革命”，那末政治呢？难道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把政治丢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可能。列宁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任何阶级在解决经济问题的时候，都是把政治放在首位，用政治统帅一切的。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想讲点历史。历史上资产阶级曾经搞过工业革命。谁都知道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而首先是一场生产关系的革命，一场政治革命。资产阶级在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用大工业代替手工工场的同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打碎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而且凡是它已经统治的地方，就“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而代之以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伏洛兴把一个美国资产阶级所说的话

奉为经典，来宣传所谓“科技革命”的精神，这个美国人说：“十九世纪是工业革命，二十世纪是企业管理革命”。其实这个美国人所说的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就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南北战争就是这场革命的高潮。而所谓二十世纪的企业管革命，也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确立并逐渐走向集中垄断的过程，以及垄断资产阶级为了镇压日益觉醒的工人阶级而寻找出路的过程。历史上资产阶级搞的“工业革命”情况如此，今天苏修的新生资产阶级所搞的“科技革命”也只能是这样。不过，由于今天资产阶级已经处于没落时期，再加上勃列日涅夫还要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政治目的掩盖起来，掩盖在“HTP”三个字母的下面。

掩盖归掩盖，实际干的时候政治目的却还是暴露得相当清楚。比如他们说，为了适应“科技革命”，必须进行“企业管理革命”。但是看一看伏洛兴所搞的“企业管理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就可以知道，它根本不是为了什么适应“科技革命”，而是为了加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的专政。“详细规划企业的机构、分配权力和责任”，这是伏洛兴“企业管理革命”的核心。这里要解决的显然不是什么科学技术问题，而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即生产关系问题。伏洛兴要在什么人中分配责任和权力？在“许多专职部门”中，即在干部中而不是在工人中。工人跟权力是无缘的。在伏洛兴的管理体系中工人在哪里？深得“企业管理革命”三昧的拉夫洛夫说出来了：“给我一个熟悉自己业务的，能准确迅速地执行我的指示的工人，我们就能把世界翻个身”。原来，工人在这里：在伏洛兴、拉夫洛夫的权力下面。好一个“企业管理革命”啊！不就是要把那部统治工人的机器搞得更严密、更有效吗？再比如《实习生》中的安德列和《普通的一个月》中的格列可夫要搞什么“自动化管理体系”，要用“自动化机器代替人”，察

其动机，原来是为了在工人阶级中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找“近卫军”和“使每个工人热爱自己的工作”。这使我们想起列宁在揭露资本家为什么要采用机器时说的一段话。列宁说：“机器的使用把劳动效率提高了许多倍。但是资本家把所有这些好处用来反对工人：他们利用机器需要较少的体力劳动这个情况而要妇女和儿童来看管机器，付给他们更少的工资。他们利用机器需要极少工人这个情况而把大批工人赶出工厂，并利用这种失业现象来进一步奴役工人，延长工作日，剥夺工人的晚上休息时间，把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附属品。”安德列和格列可夫所要干的，正是把自动化机器用来作为对付工人的武器。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HTP”这三个字母对勃列日涅夫的国家意味着什么了。它不仅意味着用“科技革命”掩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苏联广大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而且意味着在“科技革命”的掩护下强化资产阶级专政，用一切手段，包括利用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来对付工人的不满和反抗。一句话，是用技术掩盖政治，是在“HTP”三个字母的掩盖下推行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HTP”的意义既然如此，它在现实生活中到处碰壁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它不但不能扭转工业生产的混乱局面，反而进一步激化固有的矛盾，也是预料中的事了。那个“科技革命”的“前驱”——大型汽车厂不是已经陷入困境不能自拔而只能寄希望于明天了吗？明天如何？会出现伏洛兴们所盼望的气候，使工人与苏修党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一样感到“在自己的岗位上都觉得自己在对一切负责”了吗？“技术王国”的“上帝”耸耸肩膀：“我们大家远非都是安琪儿”，不能呼风唤雨。野心勃勃的安德列也怀疑：“对自动化机器所抱的希望是不是太多了？”而格列可夫还没有实现改革就已经打起退堂鼓了。那个站在安德列

改革对立面的机械制造厂总工程师说得更干脆：“没有任何一种自动化管理体系能估计到和预料到明天在工作时间内伊凡诺夫——彼得罗夫要跳过工厂的围墙到食品店去买一瓶酒”。是啊，何必要搞这套画饼充饥、自欺欺人的把戏呢？倒是短篇小说《托洛契的白房子》中的工长卡斯特利茨基现实一点。他没有向“HTP”祈求，而去向老沙皇讨教了。他从老沙皇那里找到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实行小组工资制”，让工人为了工资而互相监督。这种办法很象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实行的保甲连坐制，也是一种“用卢布打工人”的办法。然而既然老沙皇没有成功，新沙皇又怎能成功呢？

到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勃列日涅夫和他的“科技革命”一起陷入了死胡同。出路自然是有的，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一条出路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不愿意走的。因为那就意味着他们的灭亡。于是他们只好留在死胡同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有过很多可悲的篇章。也许技术革命能找到最好的出路。”——从死胡同里传出了这样的声音，这是垂死阶级的自我安慰，更是无可奈何的哀鸣。然而，让它去吧！

小评论

下面发表的上海彭浦机器厂工人同志写的一组小评论，对《外来人》、《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炼钢工人》等苏修文学作品进行了批判，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怎样剥削和压迫苏联劳动人民的。

评“用卢布打他们”

食堂工人 周国兰

列宁曾经说过：“农奴给地主干活，受地主惩罚。工人替资本家做工，受资本家惩罚。所有的差别只是在于，不自由的人从前是挨棍子打，而现在是受卢布鞭答。”苏联的工人今天也在受卢布的鞭答，打他们的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剧本《外来人》中的切什可夫就是一个善于用卢布鞭答工人的典型人物。“用卢布打他们”，这就是切什可夫管理工人的秘诀。

所谓“用卢布打他们”，含义有二。其一是以卢布为诱饵，诱使工人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提供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其二，则是以卢布为棍棒，抽打不听话的工人：扣奖金，扣工资，直至解雇。不论哪一种含义，对工人都是一种剥削、压迫的手段。

卢布能够成为对付工人的手段，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苏联全面复辟的结果。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工人唯一的生活来源是靠出卖劳动力换来的工资。血汗换来的活命钱——卢布，对

工人的意义当然是非同寻常的。过去时代的资本家看准了这一点，今天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看准了这一点，所以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这一手段。

卢布这根鞭子可以影响工人的生活，可以帮助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多榨取一些工人的血汗，这是无疑的。但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扬言“卢布决定一切”，就大错特错了。卢布是打不出工人的生产热情的，卢布更压不住工人的反抗怒火。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只会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使工人更快地觉醒，夺去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手中的这根鞭子。

“当代英雄”——“生意人”

模锻车间青年工人 陈大康

切什可夫离开齐赫文工厂的时候，他的一个女朋友对他说了一句话：你“愈来愈变成了生意人”。这句话倒是触到了切什可夫的本质，也触到了一切苏修所吹捧的“当代英雄”的本质。

“生意人”就是做买卖的。他们把一切当成商品，甚至把自己也变成可以买卖的商品。切什可夫丢下齐赫文工厂，冒着受处分的危险到涅列什某企业的二十六号铸造车间去当车间主任，就是为了拿自己的“知识”和“管理才能”作资本，做生意赚大钱。一到二十六号铸造车间，切什可夫就开出了价钱：“固定工资二百八十卢布。一套三个房间的住宅和给妻子工作”。孔老二的“待价而沽”的原则，他们毫不隐晦地奉为生活的信条。

“生意人”都有一套“生意经”，整天盘算着怎么以有限的资本赢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在这一方面，切什可夫们灵敏得很。在一般人看来，目前涅列什的条件要比齐赫文差远了，二十六号车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